

和月梨花

HE YUE
ZHE
LI HUA

月皎皎
寂皎皎
著

花落更伤春，
怜取眼前人

下

非外借



和月梨花

下

HEYUE
ZHE
LIHUA

月皎皎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和月折梨花 : 全 2 册 / 寂月皎皎著 .

—武汉 : 长江出版社, 2018.3

ISBN 978-7-5492-5435-4

I. ①和… II. ①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67676 号

本书由寂月皎皎委托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正式授权长江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中文简体版本。未经书面同意,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和使用。

和月折梨花 : 全 2 册 / 寂月皎皎 著

出 版	长江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 1863 号)
出 品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武汉市东湖路 169 号)
发 行	湖北知音动漫有限公司
作品企划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责任编辑	吴曙霞 梁 琰
特约编辑	程 英
装帧设计	方 茜
印 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mm × 1000mm 1 / 16
印 张	41.25
字 数	796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492-5435-4
定 价	68.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68887933)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公司调换, 电话: 027-68890818)

知音动漫图书·时代坊
ZHIYIN COMIC BOOK 荟萃名家·品读经典



花落更伤春，
怜取眼前人。



335	谢夫入番外	莫道无情向花荫
319	第四十五章	乱世芳华
303	第四十四章	携手可栖情
289	第四十三章	不负平生意
275	第四十四章	破茧倾余年
263	第四十一章	断弦犹解情
247	第四十章	前尘不堪解
233	第三十九章	却被秋风误
221	第三十八章	此生夙缘尽
209	第三十七章	当趁着意深
195	第三十六章	露重思难任
181	第三十五章	情深情转薄
169	第三十四章	几度风雨事

目
录

157	145	131	117	101	087	073	059	045	031	019	007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旧札叹新悲	梨花落晚风	机变知多少	花影缭乱时	故人零落梦	千里赏芳菲	竟是相思彻	天涯叹离愁	怎堪流珠伤	梦觅惜花人	金殿隐干戈	故都正旖旎



和月梨花

下

HEYUE
ZHE
LIHUA

寂月皎皎
著

花落更伤春，
怜取眼前人。

335	319	303	289	275	263	247	233	221	209	195	181	169
谢夫人番外	第四十五章	第四十四章	第四十三章	第四十二章	第四十一章	第四十章	第三十九章	第三十八章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六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四章
莫道无情向花荫	乱世逞芳华	携手可栖情	不负平生意	破茧倾余年	断弦犹解情	前尘不堪解	却被秋风误	此生夙缘尽	当时着意深	露重思难任	情深情转薄	几度风雨事



目
录

157	145	131	117	101	087	073	059	045	031	019	007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旧札叹新悲	梨花落晚风	机变知多少	花影缭乱时	故人零落梦	千里赏芳菲	竟是相思彻	天涯叹离愁	怎堪流珠伤	梦觅惜花人	金殿隐干戈	故都正旖旎

第二章

故都正旖旎



那一年，天下瑞兆频现，吉庆连连。

东海屡现异象，接连七日，有腾龙飞舞，翱翔天际，最后落于浏州一带。四月初，浏王皇甫君卓称帝，承继大燕国号，定年号为兴武，都浏州，史称东燕。

越州宇文昭，梦见金甲神人赐玉玺一枚，令掌天下人富贵生死，醒来即见案上有璽金玉玺华光曜曜，流辉溢彩，遂以天命即位，定国号为越，年号隆吉，都越州，史称南越。

晋州安氏府邸，夜有流星数千，纷坠其中，幻光明灭，耀了半边晋州城，至天明方散。次日百姓张灯结彩，道是天赐祥瑞，晋国公将王天下。群臣上表，安世远三让不得，遂即帝位，定国号为晋，年号始元，定都燕朝京城瑞都，史称北晋。

其余各地虽有诸侯割据，但势力均不能与东燕、南越、北晋相较，大多敛翼雌伏，天下三分之象渐渐明晰。

安亦辰携栖情回到京城之时，正赶上安氏上下为登基之事忙得席不暇暖。

登基大典所需一应场地仪仗袞冕等，并不费事，自有相关礼仪官员准备妥当。但安世远登基，又涉及跟随安氏出生入死那么多年的部属们加官进爵的问题。王侯将相的分配，爵位的高低，实权的大小，要想一碗水端平，让人人都满意，只怕很不容易。安世远已入住皇宫，却被一班老兄弟你来我去，日夜骚扰，必定头疼得很。

但安亦辰回到京城，只每日入宫去向父母请安，一去即回，并不久待。

他那帮部属自回到京城就不曾安生过，几乎每夜都会拥到府上来，报告安亦渊、安亦伦各路人马的动向。

据说安亦辰这一兄一弟，最近与安氏集团最受重用的文臣何缜、谢洪楚走得很近，无非是要二人替自己部属多争些权力，好多多提升自己在朝中的影响力。

而安亦辰这几日反比寻常时候安静，日夜待在自己东城的府邸里，除了例行请安，几乎足不出户，只与栖情厮守。难怪仇澜、杜子瑞等人都坐不住了。

这日，栖情悄至外厅，见他对自己一帮部下温言抚慰，好容易将他们都送走了，遂迎出来笑道：“他们可曾骂我是红颜祸水，把你迷得神魂颠倒，不问朝政之事？”

安亦辰拉了她的手笑道：“怎么会呢？谁不知咱们栖情公主国色无双，聪慧灵秀，而且知大礼、明大义，天生的巾帼楷模、闺中典范？”

他一番贫嘴，逗得栖情咯咯直笑，说道：“巾帼楷模也能成为闺中典范么？”

安亦辰哑嘴道：“我心中的皇甫栖情，可是无所不能的。”

言笑之间，两人已到了内室。安亦辰轻轻揽了她的腰，亲一亲她的面庞，已将她凌空抱起，置于床榻之上，伸手便去解她衣带。

栖情急忙告饶：“别……别，大夫说已经有两个月了，这事……不太方便。你睡别人那里去吧。”

安亦辰出身大贵之家，虽未正式娶妻纳妾，但自十三四岁时房中便有通房丫头伺候，早经人事，故而当日在皇宫之中，一眼可以看出栖情来了癸水。延至今日，安亦辰房中那些走了明路的姬妾也有六七个，只待娶了正室夫人，其中特别得安亦辰喜爱的，或能为他生下一儿半女的，便可得个正式的名分了。

安亦辰听栖情提及，沉默片刻，忽然扶了她的脸，问道：“你不介意我去找别的女人？”

他的眸子清亮如黑曜石一般，却又幽深不见底，映在栖情眼中，竟让她微微心悸，不自禁地垂下眼。但安亦辰立刻又将她的脸向上托起，迫她将眼对上他，沉郁道：“回答我！”

栖情支吾道：“因为我……我不方便……”

可真是因为不方便吗？她随口说让他去找别人，几乎没有多加考虑，更没觉得有什么为难的。如果换了……那个人，她岂能容他多看别的女子一眼！

安亦辰的眸光由凌厉渐渐惆怅，渐渐温软。他终于放开她的脸，轻轻将她揽在怀中，叹息道：“栖情，我给你时间，给你时间忘却他，也给你时间彻底爱上我。”

栖情只觉一股暖流从胸腹间涌起，一路滑至眼窝，几要滚出。她忙将脸颊往他怀中钻了钻，不让他看她感激的泪水。他怀中的气息很清醇，带了淡淡的龙涎香味，让她不由得安心。

“亦辰，亦辰。”她搂着他的腰，哽咽着呢喃他的名字，“谢谢你。”

自在沧北的行馆里第一次从了他，却唤出另一个人的名字以来，那个名字就一直成为二人间的禁忌。栖情从来不敢提起，而安亦辰也从来不问。但栖情知道，它已成为安亦辰心头的一根刺。难为他还能这般容让她、疼惜她，再不知足，如何对得住他？

安亦辰没有再说话，只是更紧地将她拥住，抚摸着她纤巧的背，柔软的唇靠着她的额，竟睡着了。

第二日，栖情照例睡到很晚才起床。推开窗户看时，阳光明耀，院中花草辉彩夺目，

看来已近午时了。

栖情不觉微笑。被安亦辰这么纵着，她早晚会被养成一头小肥猪。

一时洗漱完毕吃了几块点心，她披了件粉色软缎披风，扶了侍女，四处走动了散食。

也幸亏安亦辰三兄弟在京城各有私宅，寻常并不与父母同住，栖情方能如此自在。

不然，就凭安亦辰的母亲夏侯夫人当日跟她闹的那一场，相处起来不知会怎样地别扭。

还有安亦渊，那个杀了她弟弟君羽的魔鬼！

栖情实在不甘心这个人会成为太子，最后成为皇帝，让安亦辰和她不得不伏跪在他的脚下俯首称臣。

安亦辰胸怀大志，似谦实傲，也是极不甘心吧？却不知为何在这等紧要关头全无动作？

栖情一路思忖着，已走出她住的那间独院，步入后园之中。

后园花草甚是繁盛，五月里榴花似火，明媚耀眼，茉莉、栀子花、大丽花和各类稀种凤仙，都是盛开时节，斗奇争艳，芳香热烈四溢，不亚于春日风光。

她沿着葱郁树荫缓缓而行，正走出微微汗意时，忽听前方有吵闹之声，正是安亦辰原来的卧房附近，她不由诧异。

她来京城后，安亦辰因怕她见到他房中的女人不开心，另择了现在的这处畅朗院子让她入住，他自己也将随身之物收拾过去，再不曾踏足过原来的房间。

论起安亦辰为人，看似温雅，但待人御下极有手腕，府中奴婢侍仆无不给调教得进退有节，举止得体。想他原先房中服侍之人，应该更懂得察言观色，却不知为何这般吵闹。

沿了青石铺就的路径，走到一处花开正茂的木槿树下，大片如绸花瓣轻巧飘落中，她居然看到了安亦辰。

五六名容色妍丽的女子正跪倒在他跟前，泪水纵横，泣不成声。其中更有一名素白衣衫的女子披散着头发，正用力扯着安亦辰的袍角，叫道：“公子，吟月从八岁开始侍奉公子，迄今已有十五年，请不要赶吟月走！不要赶吟月走！”

栖情低声问身畔的侍女：“怎么回事？”

侍女垂了头道：“这些姐姐都是公子房中侍奉的，公子今天一早下令，让安总管将她们全打发走。”

栖情一呆。难不成只为她昨晚说了一句让别的女子陪他，他竟要将自己原来屋中的女人全赶走吗？

安亦辰对吟月的哭诉颇为动容，伸手挽起吟月，说道：“吟月，我知道这十五年来辛苦你了。我已吩咐过安良，一定为你找一门好亲事，多多陪嫁，绝对不会委屈了你。”

吟月水光蒙眬的双眼柔媚动人，颤抖而发白的双手紧攥了安亦辰的袖子，叫道：“公子，